

张学良为父亲专门学了刮胡子的手艺 ⑥

历史天空



黄世明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本书是沈阳大帅府博物馆、张学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黄世明40年的心血力作。与众多描写张作霖张学良父亲的作品不同,长篇小说着眼于大帅府院内的爱恨情仇、悲欢离合,而将大帅府外的民国风云作为副线融汇其中,以第一手最珍贵的史料、第一次全部披露,拂去历史的尘埃,深度解密两代东北王发生在大帅府内不为人知的国恨家仇、私密情史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日本人要张作霖他们跪在奉天驿站前广场上向天皇请罪才放人。张作霖知道后派大军和日本人对峙,如果日本人不放人就踏平日本地盘。日本人被他的气势吓倒,放了张学良。张学良被救后心情不好,来到了表嫂家。

像上次一样,表哥还是没在家,家中只有表嫂和丫鬟。表嫂见了张学良,喜得脸上春风徐徐。丫鬟出去后,表嫂拉着张学良,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箩筐沾糖带蜜的话。末了,又在张学良脸上实实在在地亲了一口,才算把她的喜出望外告一段落。

表嫂终于发现张学良情绪不对,她惊讶地看了看:小家伙,你怎么了,生病了吗?张学良嘴唇动了动,想说又没说,一行苦泪从眼中慢慢流出。表嫂大吃一惊:这怎么还哭了?是谁欺负你了吗?不能啊,在奉天,谁敢欺负你张大公子啊!

听了这话,张学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他伸出双手,抱住表嫂的腰,把整个脸都埋在表嫂胸前。这几天,张学良心中始终郁积着一股闷气,找不到人倾诉,也找不到渠道发泄。妈妈走了,他想到妈妈的坟头上哭诉几句都变成很难的事。现在突然有一个女人,体贴地抱住他的头,在他耳边轻声说着:孩子,别哭了。那声音,那语气,让他想起妈妈,张学良的情感一下子找到了泄洪口,失声痛哭。

那天晚上,张学良就住在表嫂家。进城快一年了,这是他头一次夜不归宿。整整一晚,张学良都是在天上过的。那一夜,奉天城里好像出了什么大事,街上马蹄声此起彼伏,听着就很急迫。快天亮时,又有军队开来,鞋钉齐声地踏在路石上,像是滚过一阵闷雷。

张学良回家时,远远看见家门口聚了很多人,乱糟糟的,像一群早起的蜜蜂。张学良慢慢走到家门口,那群人突然像发现了什么怪物一样,惊叫一声就围上来,七嘴八舌地问着,还有人匆匆忙忙地向院里跑去。刹那间,张学良意识到这群人好像与自己一夜没回有关。

卢寿萱从人丛中挤进来,扯着张

学良的胳膊把他拽到一边:小祖宗,你这一晚跑到哪儿去了,你爸都要急死了,一夜没睡,把军队都调来了,还以为你又被日本人绑去了。张学良努力使自己笑了笑:我没事,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?

卢寿萱附到张学良耳边,声音极轻:一会儿,你爸要是打你,你就喊妈,你一喊妈,你爸就下不去手了,听见没有?赵春桂去世后,卢寿萱可怜三个孩子小小年纪就没了妈,待张学良姐弟三人如同己出,每日嘘寒问暖,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到了张作霖房前,卢寿萱又叮嘱一句,记住:你爸打你就喊妈。门开了,一个副官走了出来,说:师长睡了,师长说,让少爷先去祖宗牌前跪着,三天后再回话。张学良愣住了,事情竟会如此风平浪静地结束了。卢寿萱拉了张学良一把:傻愣着干啥啊,跪去啊!

在卢寿萱看来,跪祖宗板怎么也比挨打强。张学良却宁可挨一顿毒打也不去跪祖宗板。张学良规规矩矩地跪在长桌前的一个软垫上。张学良在祖宗牌前跪了三天,说是三天,其实也就几个小时。晚上睡觉不跪,白天吃饭不跪,还有,课也不能耽误,总不能让白老先生到这阴森森的死人牌位前授课吧?

三天后,卢寿萱把张学良带到了张作霖面前。张作霖正在刮胡子,张学良听妈妈说:你爸从来不要别人刮胡子,说是让别人拿着把锋利的剃刀在喉头间比划,这事太悬。张作霖刮完胡子,放下剃刀。卢寿萱递上手巾,张作霖擦了擦脸,对张学良说:你也长大了,以后你就给我刮胡子吧。张学良看了看卢寿萱:他是说我吗?卢寿萱接过张作霖的手巾:你看你,谁给你刮胡子不行啊,干吗非让儿子刮?再说,小六子也不会啊,弄不好,这里一个口子

那里一道伤的,你又要骂人了。

张作霖看着张学良:你来说,行不行?张学良说:我真不会。张作霖声音不高不低,像是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: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,学嘛。我养你们这么大,也该享受享受了。以后,你就给我刮胡子,学铭呢,每天给我洗脚,老三嘛,就倒洗脚水。以后再养几个儿子给我擦屁股,咋样?也省得你们闲得闹心,夜不归宿,到处给我惹祸。

张学良知道这是切入正题了,忙低下头,装出一副惧怕的样子,准备挨骂。却没想到,张作霖话题一转,扯上了去北京的事:我这段日子要去北京一趟,会会袁世凯,要离家半个多月。当家的不在,长子代管,小六子,这段日子,家就交给你了。你第一次管家,摸不着头脑,我给你写了十条家规,你就按这十条给我管,谁敢乱来,我回来饶不了他!

张学良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张作霖的房间,回到自己房里,摊开那份家规。家规只有一页纸,开头一句话,曾子曰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。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张学良嘀咕一句,还整些古文,你懂吗?再往下看,第一条,严禁家人干预政事。第二条,严禁家人聚众闲聊,以免滋生事端。接着,从第三条到第七条,张学良只是粗略地扫了一眼,都是些做寿、分餐、领钱的规定。看到最后三条时,张学良瞪大了眼睛,感觉这三条每一条都是针对自己的。第八条写的是,外出回家不许超过晚上十点钟;第九条是,家中所有孩子上学均在家里,延请塾师,从国学开始;第十条,子女婚姻均由父母做主,凡婚配必须明媒正娶。

张学良正在愣怔间,张作霖走了进来,问:看了吗?张学良点点头。张

作霖又问:看明白没有?张学良迟疑一下,又点点头。张作霖说:那好,这个家就交给你了。每天天不亮起床,外面有卖豆腐脑的,叫一桶进来。晚上,家人不睡你不许睡,看看家人都齐了没,火啥的,都弄妥当没。我告诉你,你在外面鬼混一夜的账还没跟你算呢,等我回来,你要是把家理得不错,这事就算完了,要是给我捅出啥漏子来,我跟你新账老账一起算!

张作霖说完,转身出房,隔着房门又说了一句:那把剃刀就留给你了,没事好好练练,我从北京回来,你给我刮胡子。

张学良上任第一天就干了一件让卢寿萱心惊的事。早晨,做饭的大师傅从门口叫了一桶豆腐脑。张学良说:豆腐脑不要了,退了吧。大师傅说:退了吃啥啊?张学良说:你别管了。

张学良去国际马路俄国商人开的点心店,要了一桶牛奶和一些夹了黄油的面包。说:今天咱们换换口味,日本人和俄国人都吃这个。

张学良决心要把自己这段短暂的“执政”搞出特色来,张学良对所谓特色的理解,就是不同于以往。他认为张作霖让他当家,是想刁难他,在等着看他的笑话,然后再借机算总账,把他所有的过错都抖出来,狠狠地教训他一顿。他决心认真做出一番业绩来,让家里人、也让张作霖刮目相看。

为了学刮胡子,张学良还到离国际马路不远的三经路(今三经街)上的一家孔雀理发厅,跟一个叫杨孝忠的掌柜学了刮胡子的手艺。

半个月后,张作霖从北京回来,到家时,天还没亮。张作霖觉得有些累,就又眯了一会儿。日上三竿的时候,张作霖起床,刚点起一锅烟,张学良就端着一个脸盆架进来。张作霖问:你干啥?张学良说:给你刮胡子啊。

成功男士的奥迪撞倒了晓荷 ④

婚姻家庭



高克芳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你和你的他是否正罹患以下症状:你在他眼前晃荡,他视而不见;他在你眼前晃荡,你心里骂他犯贱;脾气点火就着,恨不得一拍两散;到后来干脆省点力气,懒得生气;有一天,你惊觉你和他已经有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没做爱了,而此时,你的梦里,你的心里出现了另一张异性的面孔……其实,你就是陈晓荷,他就是魏海东。当你偶遇苏逸轩,而他认识了林菲,海平面倾斜了。你和他,注定排斥又缠绕。

七年,你痒了吗?

【上期回顾】

魏海东终于回家了,但喝了酒,陈晓荷的所有担心和热情顿时化为乌有。两个人为此又发生激烈争吵。

第二天晓荷起得很早,一夜半睡半醒,梦中影影绰绰全是魏海东的影子。经过一夜折腾,晓荷起床的时候头昏昏沉沉的,路过魏海东房间的时候她刻意不去看他,仿佛看了自己就会掉价,但晓荷到了门口还是忍不住透过门缝往里看了一下,魏海东没有盖被子也没有脱衣服,就那么蜷缩在床上像个大虾米,他睡得很沉,眉心拧成一个川字形,仿佛在做一个可怕的梦。

晓荷倚在门框上看着睡得像个孩子似的魏海东,心忽然间就变得柔软起来。晓荷想到这里忽然觉得自己昨天晚上的行为有点过火了,他那么晚回来也不是去干什么坏事情,一回家就面对自己一脸的问题,也难怪会发火。但生活中谁可以完全理解谁呢?魏海东理解她吗?晓荷就那样倚在门框上看着魏海东,天已经亮了。晓荷的目光从魏海东熟睡的面孔上落到地板上,地板是那种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小方砖,一块连着一块,上面是暗格子花纹,在晨光下看起来很乱,就像她的心情。突然之间她发现自己这样很没意思,无论心情怎么样,生活总是要继续的,她理了一把凌乱的头发,转身来到厨房。

昨夜熬好的八宝粥静静地沉在锅底,由于熬得比较稀,经过一夜酝酿粥反倒变得更加黏稠。等做好早饭,晓荷看看表,已经七点钟了,她回到房间开始叫天天起床,“天天,该起床了,不然要迟到了。”

晓荷来到卫生间,才发现魏海东已经起床了,此时正在眯着眼睛刷牙,他听到晓荷的脚步,很快睁开了眼睛,咕咚了一句,“等一下,我马上就好。”晓荷从镜子里看到魏海东满嘴白花花的泡沫,更显得眼球上的红血丝纵横交错,一看就是睡眠严重不足的样子。晓荷感到鼻子酸酸的,她扭头走出了卫生间,到卧室里打开衣橱给他找出了干净的衬衫和外套。晓

荷拿着干净的衬衫和外套来到魏海东的房间,发现他已经洗漱完毕,正在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,她把衣服放在床上,低头走了出去。

晓荷刷牙的时候,魏海东来到卫生间,一边拿擦鞋布擦鞋一边暗暗观察她的脸色,晓荷脸色平静,手有节奏地握着牙刷在嘴里来回运动,其实心里紧张得不得了,她希望魏海东能从背后轻轻抱住她,哪怕什么也不说,她也能从心里谅解他。其实每个女人都是天生的浪漫主义推崇者,哪怕一个小小的动作、一个眼神,都会让她们感动不已,并为这份感动做出多倍的回报。

魏海东擦完皮鞋,就站在晓荷身边看她刷牙,直到她吐出最后一口漱口水,他才说:“晓荷,对不起,昨晚喝多了。”晓荷的脊背不由自主地挺了挺,仿佛因为受了很大的冷落提出抗议,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由于睡前的哭泣,脸色灰暗,眼皮浮肿,于是她呼了一口气拿出洗面奶,一边往手上挤一边极力使自己自然地说:“没事,是我急糊涂了冲你乱发脾气,你昨天回来那么晚,怎么不多睡一会儿?”魏海东看到晓荷不生气了,表情立即轻松了很多,他对着镜子理了理额前的头发说:“公司今天开会,讨论项目的上线问题,忙了几个月总算盼到头了,估计这个项目完成后能发点奖金。”

“是吗?”晓荷一边用洗面奶在脸上打圈,一边回头看了一眼,她听了魏海东的话后精神振作了一些,物质决定精神,自己内心的儿女情长比起生活的变迁,还是后者更有力量。她一边擦脸一边说:“好啊,你最近这么辛苦,你们公司应该额外给你点奖励,这次如果能多发点奖金,我们今年买房的计划就有希望了。”

魏海东听了晓荷的话不再接这个话茬,他知道晓荷一谈到房子的问题就会忘乎所以,连时间都会忘记。

晓荷看魏海东不再说话,急忙跑到厨房把粥盛到碗里端到餐桌上,对魏海东说:“你赶紧先吃点东西吧,我去叫天天。”晓荷快步走到卫生间拧了一块热毛巾,一边往卧室走一边喊:“天天,快点走了,不然就要迟到了。”魏海东跟进来,一边从衣架上拿过儿子的外套一边和颜悦色地说:“来,天天,咱们快点穿衣服,等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带你去肯德基。”

天天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雀跃起来,惊喜地说:“真的吗?爸爸要说话算数哦!”魏海东肯定地点点头,天天马上从床上跳起来,大声喊道:“爸爸要带我去肯德基喽,我要去肯德基喽。”晓荷站在床边看着魏海东笨拙但很认真地给儿子穿着外套,再看儿子兴高采烈的样子,早晨的阳光从窗口斜照进来,屋里笼罩着一片温暖的光晕,她把耳边的乱发轻轻理到耳后,对着魏海东浅浅地笑了。

风,夹裹着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。晓荷骑在自行车上,不紧不慢地蹬着。她一边蹬车一边打量着路边的楼盘,最近几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,济南的大街小巷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,道路两旁新开发的小区比比皆是,却没有一扇窗是为她打开的,这让在这个城市奋斗了十年的晓荷十分不平。晓荷看着路边的一栋栋住宅楼心里有说不清的感觉,明年天天就该上小学了,如果房子买不下来,户口问题也就安定不下来,在这个城市,空挂户口的孩子是没有哪个学校愿意接收的,即使接收也要交一大笔借读费,钱还是其次,她真的不想让孩子背着务工子女的身份开始他的求学生涯。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,现在想来,晓荷越来越觉得古语的精辟。

晓荷骑在自行车上一边走一边想,等买上房子她会像从前一样,平心静气,相夫教子,再也不动不动就发脾气了。可是,此时的晓荷完全没有注意

到,一辆奥迪车正打着转向灯向她这边驶来。晓荷在倒地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被撞倒了,确切地说是她的自行车和奥迪车蹭蹭了,因为是同方向的刮蹭,所以她倒地的速度并不猛烈,她还下意识地用手去撑住身体,因为她今天穿的是她最喜欢的一条裤子。很不幸的是,晓荷的手没有阻挡住身体与地面的亲密接触,她的身体经过短暂挣扎之后以壮烈的姿势扑出去。

晓荷低下头,看着自己最心爱的裤子,刚才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已经破了,隐约可以看到膝盖上擦破了一层皮,正在渗着血水。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,晓荷抬起头的时候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,在离她不远处,戛然而停住的是一辆光可鉴人的轿车,由于刚才的刮蹭,车门上出现了一道清晰的划痕,像一条蚯蚓一样趴在车身上,丑陋而醒目,晓荷马上联想到刚才的走神,联想到有钱人的嚣张跋扈,看来自己要麻烦了。

晓荷极力在脑海里回忆刚才的细节,找出自己可以反击的理由,她觉得自己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,像一只迎接战斗的公鸡,她吃力地想从地上站起来。但猛一起身,腿上的疼痛让她吸了口凉气,她只好在地上蹲了下来,想着怎么对付眼前的这个突发事件。

脚步由远及近,很快在晓荷身边停了下来,关切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,“小姐,你没事吧?”晓荷抬起头,仿佛一眨眼的工夫,车里的男人就站在了晓荷面前,这是一个中年男人,他弯下腰正用关切的目光看着晓荷,他的五官棱角分明,额头很宽,眉毛浓黑,短短的头发很干净,身材稍显清瘦,但又不失阳刚之气,浑身上下整洁挺拔,一看就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。他的身体微微前倾,呈四十五度弯下来,恰到好处地表示了自己的关心但又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傲慢。